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一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

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
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
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
牙吉見聖人處机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
迫事正則巳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斈者
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
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
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
其不欲不可以强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
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

聖人貴於立教

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强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横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他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别所度數之間故其學渠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旣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别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强之如陳圖南之教鐘若水是也近時師匠

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爲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爲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

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爲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逮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甞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

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

聖賢教人之法

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

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
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
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
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
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
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
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
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
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
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

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巳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一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

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
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
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
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
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
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
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
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

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

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

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鶴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
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
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
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
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
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
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
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
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
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

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
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
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
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
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
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
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
哉〇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
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
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

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説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眞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

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且收歛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

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

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碁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此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會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直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

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

到十分是始得走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

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冊

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

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
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
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
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
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
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
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
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
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
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其

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已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

君子愛日不倦

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

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

先王之敎所以為盛

罪也使敎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敎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敎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敎養之名而無敎之養之之實

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

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
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
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
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
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
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
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
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
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
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

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録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禀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

尚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謟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

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

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

聖賢教人爲學之意

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

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

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〇增損

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

能為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鬭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

曰行止踰違踰礼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强淩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听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味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

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 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 謂長

於巳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曰敵者 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 曰少者 謂少於巳十歲以下者 曰幼者 謂少於巳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 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喻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 深衣凉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 歲首冬至具巳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巳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

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

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

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

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

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

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
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
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
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
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
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
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
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
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
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

皆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尊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

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礼雖曰不賀然礼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

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礼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礼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礼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

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

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設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之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若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二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閑處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

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荅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

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
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
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
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
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
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
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
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摸得心路直
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

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

是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眞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敎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强安排與他

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
的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
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
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
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
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
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
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
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
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

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敎養之際亦如此○敎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敎也則無所畏不知慕暴時都行不將去

則其善而不救攻其惡善惡参與從而交治
實然而又無他日之樂也○善惡消長善言之惡矣
主為一家之論在人間則樂於自顯在我則為害
功效之言害道甚矣自欲而美之不必其求其術
人間之見亦自誇而無愧於己而居人言亦直為實

大尾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

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

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

古人忠厚之道

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絶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

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
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辞兼他人不知
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
直可矣何必敎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
必得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
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
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
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
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
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

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

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
爲臣必忠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甞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巳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听於無聲未甞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

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甞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

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乱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

夫○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効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

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〇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絶則傷恩不與之絶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〇人之人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

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

聖人修道立教

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
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
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
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
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
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
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
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
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

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其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寛〻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

哉

人道之大端

勉齋黄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

朋友所以紀綱人倫

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

西山眞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〻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乱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所以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

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

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

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絶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其師傳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

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有子之迂也又曰未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成已之功與君父並

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

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不可一日無侯無可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期子夏日進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

在者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茍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天下有三本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

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

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
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
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
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
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
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
急至於忘本趍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

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

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莫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

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
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
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
掌之於契寛栗直温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
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
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
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
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
顔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没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礲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

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旣乖而復正公道乆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

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書以維持此心

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二公之意正同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

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

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背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

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有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汩没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

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巳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胷寛閒不可貪多○放寛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巳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

陳烈
閉門
靜坐

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

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日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

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已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臲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

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

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着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着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

當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𨈏𨉖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

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埽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

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
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
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
自家衮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
都歷歷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
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
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
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
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存心豈
可凡百放下秪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

終身事業在此

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儹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此一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

五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
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
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
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
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
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直箇
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
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會理會
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子細

逐句逐字要是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寛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

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

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置

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跋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黄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

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

念而纍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眞會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

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

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

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
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
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
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
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
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
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
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挽滿己力欺

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

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

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

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傍本看敎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敎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

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

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獘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

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
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
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
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
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
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
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
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
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
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

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閒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胷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

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胷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煑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讀書閑暇且

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

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慱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
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
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
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
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
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
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
之方能辨其曲直横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
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

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

讀書要當如是

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

不會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若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

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

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
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

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

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
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
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
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
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
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
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
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
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荅問難

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

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
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
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
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
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
迫切泛濫之累矣○其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
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
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
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
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

處必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

說得親切處直須是有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
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
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
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
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
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
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
法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
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

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

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

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

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當如高艤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當如此看○間

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着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

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温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怕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

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强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寛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蓋大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

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千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

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竪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劒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

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
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帀看
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
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
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
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
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

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内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鬧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

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
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
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
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
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
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
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
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
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
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

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

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已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模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

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爲學之本莫先

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

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黄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虛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

謝楊所見各別

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歛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

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胷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中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聖人所以作經之意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讀諸經法○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

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
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
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
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
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
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
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
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
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

六經先王經世之迹

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

春秋正史之得失

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

究其所以得失

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

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引經按傳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談經有四者之病

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爻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
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
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
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
一直路逕可見別無蹺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
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
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
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
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

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
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
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
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
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
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
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
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
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者而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

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巳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麽

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

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已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

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

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

有儒者氣象

遠得以下論解經○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

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

主人奴僕

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

解經有三

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其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

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

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

漑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决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漑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旣多義理已融會胷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决以漑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漑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

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擿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

去看史冐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温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

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間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起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略看過心下似有

作焚舟計

似無滯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准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

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
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
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庄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録范唐鑑不可不
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
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
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
矣○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
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

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

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

有失矣○閲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俟閲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閲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閲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

書中多有前人格言

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都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譏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

以後來風節掩其罪

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以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

班氏特恕杜張

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輙没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白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

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巳故幷貸杜周此子産立公孫洩之義也末卿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産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爲厲也〇新唐書敘事好簡畧其

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

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

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
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
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
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
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
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
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
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
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

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舜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義其敘傳云為春秋考紀又曰

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巳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巳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

今敃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
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
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
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
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
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
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
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
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

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盖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黄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

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因知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孜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

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尀耐劇孟不知温公爲將設遇此人柰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

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眞義士也年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夏、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問溫公舊例年號

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

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脩書凡與已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

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致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名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襃貶温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温公義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黠何用以知大處○

胡致堂云

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帖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

看底辨得出時好〇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
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
范氏何故却貶其說〇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
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
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
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
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
是功未可謂之德〇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
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
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寛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爲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

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一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

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未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二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

聖賢之心淡然無欲

毋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

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

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

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

得聖人爲邦之法

聖賢以六經垂訓

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

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

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黄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

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

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
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
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
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
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
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
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
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
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
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

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

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刼遷九錫二事皆爲
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
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
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鑑提
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
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
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
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
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
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

無著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

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柅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國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

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入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

張旭悟筆法

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

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
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
虛来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
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
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
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
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籒
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
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
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

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
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
則及至米元章黄魯直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
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
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
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
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
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
数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

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巳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檠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巳瞭然矣○倉頡學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

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昜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氷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

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
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壹
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
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
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
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
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
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
務姿媚以悦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
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

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

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

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

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

聖人教人只是為己

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

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
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
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
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
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
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汲溺在裏面都
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
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

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干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

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謂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

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

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嚛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冐爲之念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